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万锦情林

(明)

余象斗

笔落风雨说事太炎凉
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
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
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万锦情林

[明] 余象斗 编次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万锦情林》六卷，全名《芸窗汇爽万锦情林》明代余象斗编纂。今知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双峰堂刊孤本存世，藏于日本帝国大学研究所，国内未见。书页分上下两栏，即所谓两截版，这是当时“通俗类书”的通行版式。此书所收除小说、故事外，还有诗词歌赋、书信公文等各类作品。下面仅介绍其中的小说作品。

下栏六卷共收中篇传奇小说七篇，分别为《钟情丽集》、《三妙传锦》、（又名《花神三妙传》）、《觅莲记传》、（又名《寻芳雅集》）、《情义奇姻》、《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浙湖三奇传》（又名《传奇雅集》）。这些作品可统称为言情小说。按其内容性质，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爱情小说，有《钟情丽集》、《觅莲记传》、《情义奇姻》等三篇。其中《钟情丽集》约三万字，成书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前后。写书生辜辂与表妹黎瑜娘之间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

万锦情林

情节曲折，气氛热烈，表现了心心相印的爱情是宇宙间永不消逝的精神力量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先导。《觅莲记传》长达四万字，描写细腻，文辞优美，主人公有些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另一类有四篇，属于艳情小说。其中《天缘奇遇》约二万五千字，写才子祁羽狄同五十多个女子的两性关系；《传奇雅集》约二万字，写世家子弟幸逢时同四十多个女子的两性关系；《寻芳雅集》约二万五千字，也写一男多女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的两性观念并不可取，主要表现了男子的疯狂的占有欲，但描写还较收敛。以上这些小说，大多在明代已被改编为戏曲上演了，对后来的世情小说、淫秽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上栏所收的小说作品多是短篇，体裁多样。《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是一篇孤本话本小说，可能是宋元作品。《天致续缘记》是一篇孤本言情传奇小说，笔意近于艳情小说。《张于湖夜宿女真观记》是一篇介于中篇传奇和话本小说之间的作品，写潘必正同女尼陈妙常的爱情故事，古典戏曲《玉簪记》和近代戏曲《桃花庵》即演此事。此外，上栏还收入了许多短篇传奇小说，除了唐代作品外，多为明人作品，主要见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鸳渚志余雪窗谈异》诸书，也多为爱情故事。至于一些据小说笔记改写的短篇故事，为数较多，无法一一介绍。

综上所述，此书收入了多种样式的小说作品，除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稀见孤本外，其它各篇也往往同别书所收互有歧异。因此，这些作品不仅有观赏价值、认识价值，也对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导 读

自清顺治九年（1652）以来，朝廷便屡下禁毁“淫词小说”之令，此书因而绝版，流传渐稀。但至晚清的禁毁书目中还列有此书中的某些单篇作品，如《花神三妙传》等。

本书编者余象斗，是三台山人，明万历间人，出身于福建建阳书林世家，是著名的小说编撰家、批评家和出版家。有《三国志传评林》、《水浒志传评林》、《西游记》等三十余种古代小说都是他编辑出版的。

（薛洪勣）

目 录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1)
------------	-------

卷之一·上层

华阳奇遇记	(71)
张于湖宿女真观记	(76)
玩江楼记	(92)
芙蓉屏记	(96)
连理树记	(100)
成令言遇仙记	(107)
崔生遇仙记	(110)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112)

卷之二·下层

三妙传锦	(117)
------------	-------

万锦情林

白锦琼奇会遇·····	(117)
白生锦娘佳会·····	(121)
饮宴赏月留连·····	(125)
白生琼姐佳会·····	(128)
三妙寄情唱和·····	(131)
白生奇姐佳会·····	(136)
庆节上寿欢会·····	(144)
凉亭水阁风流·····	(147)
玉枕卜缔姻媿·····	(152)
锦娘割股奉亲·····	(158)
奇姐临难死节·····	(160)
徽音坚贞守义·····	(164)
碧梧双凤和鸣·····	(168)

卷之二·上层

裴航遇云英记·····	(172)
秋香亭记·····	(175)
张老夫妇成仙记·····	(179)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182)
听经猿记·····	(191)
天致续缘记·····	(197)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204)

卷之三·下层

觅莲记传·····	(214)
-----------	-------

卷之三·上层

东坡三过记	(287)
羞墓亭记	(289)
卖妇化蛇记	(293)
联芳楼记	(295)
王生渭塘奇遇记	(299)
甘节楼记	(302)
会真记	(303)

卷之三·上层

本疏联对书判类十一篇	(311)
李玉英本	(311)
陈茂烈乞恩终养疏	(314)
御制联句	(314)
上幸多宝联	(315)
店主还联	(316)
斧头梯子联	(316)
以姓为联	(317)
佛印出联	(317)
王探花判	(318)
尼姑嫁人判	(319)
妇嫁判	(319)
附录：卷之三·上层全目	(320)

卷之四·下层

浙湖三奇传	(321)
-------------	-------

万锦情林

情义奇姻·····	(371)
-----------	-------

卷之四、五、六·上层

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	(382)
君臣弈棋·····	(382)
君臣赠答·····	(383)
咏诗见志·····	(384)
咏鹰知贤·····	(384)
愍肃诗谶·····	(385)
题项羽庙·····	(385)
擎牌卖诗·····	(386)
遇盗索诗·····	(387)
鬼女联诗·····	(388)
束绂赠诗·····	(388)
杨谢联句·····	(389)
相约一笑·····	(389)
投诗配仙·····	(390)
盘塘仙女·····	(391)
苕罗仙女·····	(391)
元宵佳偶·····	(393)
田叟赠药·····	(393)
咫尺相思·····	(394)
宠妾寄诗·····	(395)
折柬复诗·····	(396)
紫燕传书·····	(396)
读书吟·····	(397)

目 录

白头吟·····	(398)
惜花吟·····	(399)
虞美人草行·····	(399)
结交行·····	(400)
竹枝词·····	(400)
彩花词·····	(401)
寄外词·····	(401)
乐学歌·····	(402)
勉学歌·····	(402)
明日歌·····	(403)
行乐歌·····	(403)
采桑赋·····	(404)
捣衣曲·····	(405)
题老妇骑牛图·····	(406)
浩歌行·····	(406)
附录·卷之四·上层全目·····	(407)
附录：卷之五·上层全目·····	(408)
附录：卷之六·上层全目·····	(409)

卷之五·下层

天缘奇遇·····	(410)
-----------	-------

卷之六·下层

传奇雅集·····	(462)
-----------	-------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时，海宇奠安，黎民乐业。百年间，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呜呼，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寿，须闲北海之樽。可信是轻尘弱草，休辜负美景良辰。

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三杯酒度韶华。闲敲棋子心情乐，慢拨瑶琴心趣赊。分外不须多着意，且将风月作生涯。

尝有幸生者，辍其名。本贯广东琼州人氏。丰姿冠玉，标格魁梧，涉猎经史，吞吐云烟，真士林中之翹楚者也。

一日，父母呼而命之曰：“尔有祖姑，适临高之黎氏。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土官。经今数载，音问杳然。皆尔亲之薄幸，以致睽违之久，疏阔之甚也。孔子云：‘新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此人道之当然。’即辰春风和畅，景物熙明，今备微贄，代我探访一度，以将情意。”生唯唯听

万锦情林

命，收拾琴书，命仆童佑哥随行。

生即至，入谒表叔，见之尽礼。乃引赴中堂，进拜祖姑暨婶，并诸兄弟。皆相见毕，询及故旧，生一一答之，尽恭且详。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

明日侵晨仲春晖堂揖祖姑，适瑜侍焉。将趋屏后避生，祖姑止之曰：“瑜儿出拜四哥。（生行第四也）都是一家人，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即下阶与生叙礼。生窃视之，颜色绝世，光彩动人，真所谓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

厥后，祖姑甚钟爱生。凡晨昏，命生与瑜侍食左右。

一日谓生曰：“诸生久失训诲，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幸子之来，可姑舍此以发其蒙，一二年间回家不晚矣。”复顾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与之，勿以吝嗇。”女唯唯听命，生亦拜谢。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动静有常，言词简约，知其决不敢犯。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

表叔择日设帐，生徒日至。虽用意于书翰之间，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累累行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尽述，特摘其尤者，以传诸好事者焉，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其夜，作《舒怀》二律，诗曰：

连城榘匱已多时，耻效荆人抱璞悲。
白璧几双几地种，灵台一点有天知。
青灯挑尽难成梦，红叶飘来不见诗。
寂寂小窗无个事，娟娟斜月射书帋。

多愁多病不胜情，怅味萧然似野僧。

绿绮有心知者寡，白简无字梦难凭。
带宽顿觉诗腰减，身重应知别恨增。
独坐小窗春寂寂，感怀伤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后，凡有所需，无不得之。一日，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并标书于其上曰：“进御之余，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纳。”生但谓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识字也。见之，大喜曰：“西厢之事，可得而谐矣。”乃制《西江月》词，命佑哥持以谢云：

蜡纸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题封。谓言已进大明官，特取余甜相奉。口嚼槟榔味美，心怀玉友情浓。物虽有尽意无穷，感德海深山重。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

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为和耳。

生得此简，欢喜欲狂，不觉经史之心顿释，花月之思愈兴，他无所愿也，惟属意瑜娘而已。朝夕求间寻便，欲以感动于瑜。然瑜训谨稳实，生挑之，不答，问之，不应，莫得而图之。

一夕，月初出，叔婶会饮于漱玉亭上，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挥之，使先行。生徐徐后赴。至兰房东轩之隅，海棠树下，遇瑜独归。生曰：“五姐何归之速耶？”瑜曰：“倦矣，

万锦情林

故归。”生曰：“久怀一事，欲以相闻，不识可乎？”女以他辞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羨！”生曰：“不为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大惭，悒悒而赴宴，半酣而回。自是棠下之遇，不果所怀，遂制平韵《忆秦娥》以泄悒悒之意云：

忆秦娥，忆秦娥，无意奈渠何！奈渠何，一场好事，从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悠悠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毕竟闲过。

一日，生就外馆。女窃入其所居之轩，发其书笥，见所作之诗词，知生之意有在也，默记归，感叹移时。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饮食减少，颇怜之焉。

一夕，女晚绣绿纱窗下。生行过窗外，偶念周美成词“些小事，恼人肠”之句，瑜隔窗问曰：“四哥何事恼愁肠也？盍为我言之？”生曰：“子自思之。”女曰：“兄欲归乎？”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非也。”女又曰：“春寒逼兄耶？”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拨之乎？”生曰：“谁肯与我拨之？”女笑而不答。生欲进而与之语，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轩间，思向者窗前之言，乃作词以识其事，名曰《花心动》：

万绪千端，恼人肠肚事，有谁共说？多丽多娇，有意有情，特地为人撩拨。绿纱窗晚珠帘卷，绣床貌如花模月。如簧语，一声才歇，千愁顿雪。

惟恨衷肠未竭。空惆怅，归亲又成间绝。一片

乍灭，千种仍生，拥就心头成结。琴心未必君知，
何日也？山盟同设。休猜讶，不是狂蜂浪蝶。

生浓墨楷书，命侍童持以示女。女览之，掷地曰：“我本无此意，四哥何诬人也！”童归以告。生殆无以为怀，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后题一绝于其上云：

迁乔公子汇金衣，独自飞来独自啼。
可惜上林如许树，何缘借得一枝栖？

见者谓其题莺，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

一日，瑜之侍妾碧桃偶过生轩，归谓瑜娘曰：“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甚是可爱。”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轩，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词，书于片纸之上，置于几间而归。诗曰：

金衣今已换人衣，开口如啼却不啼。
自是傍墙飞不起，休悲无树借君栖。

生归，见瑜所和之诗，正想象间，忽见绛桃持一简至。生启之，鱼笺烂然绚目，乃是《喜迁莺》词也。

娇痴倦极，正柳困花柔，东风无力。桃锦才舒，杏花又褪，种种恼人春色。不恨佳期难遇，惟恨芳年易掷。堪据处，有东逝流水，西沉斜月。记得此去意，早筑盟坛，共定风流策。也不须愁，更

万锦情林

休烦恼，务要身亲经历。欲使情如胶漆，先使心同金石。相期也，在西厢待月，蓝田种壁。

生得此词，大喜过望，愿得之心，逾于平昔，每寻间便，思与女一致款曲，终不可得也。

过数日，表叔赴县，婢又宁归，女乃潜出，直抵生轩。生偶辍讲而归，适瑜在焉，揖而谢曰：“往日之词，直中阿堵中，诚能践之，虽死无憾。”瑜曰：“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岂有他哉？”生曰：“所谓‘身亲经历’者，果历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生掩窗扉而阻之，因谓瑜曰：“辍自二月来抵仙乡，今则蓂莢已三更矣。自从见卿之后，顿觉魂飞魄散，废寝忘餐，奈何无间可乘。今蒙下顾寒窗，而辍偶出适归，抑且不先不后，岂非天意乎？而卿又欲见拒，此辍之所深不识也。”瑜曰：“兄言良是，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抑以人之耳目长也。”生曰：“为之奈何？”瑜曰：“俗语云，心坚石也穿，但迟之岁月而已。”生曰：“青春易掷，若迟之以岁月，岂不错过了时节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浅，无有深谋远虑，在兄之图之则善矣。”言未已，忽闻众声喧哗，遂遁去，不得再语。生乃制《浣溪沙》以记其事云。

云淡风轻午漏迟，昼余乘兴乍归时，忽惊仙子下瑶池。
有意鸂鶒窗下语，无端百舌树梢啼，教人如梦又如痴。

一日，生陪叔婢宴于漱玉亭上，生辞倦先归。至和乐堂

侧，闻有讽诵声，生趋视之，见瑜独立蔷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曰：“花已谢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幸之甚耶！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生曰：“轻香嫩色时不能伫赏，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虽有惜花之心，而无爱花之实，与薄幸何异？”女不答。生曰：“往日‘图之’一言何如？”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觉人声稍近，遂隐去。生作《减字木兰花》一阙：

小亭宴罢，偶到蔷薇花架下。忽惊兰香，独立花荫纳晚凉。手拈花瓣，轻轻整顿频频看。花落花开，厚薄之情何异哉！

又一夕，叔婢俱赴邻家饮宴，生独视若有失。正忧闷间，忽见瑜娘掀扉而入，谓生曰：“兄何忧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肠断为可惜耳。”女曰：“何事肠断？”生曰：“尽在不言中。”女曰：“妾试为兄谋之。”生曰：“卿言既许矣，不可只作一场话柄，恐断送人性命，惟子图之。”女曰：“兄尚不念图，况妾乎？”生曰：“辍图之熟矣。”女指墙，谓生曰：“奈此何？”生曰：“事至如此，虽仞切之山，尚不足畏，数仞之墙，何足道哉！”女曰：“所谓图者，其计安出？”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女笑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从而已。事若不遂，当以死相谢。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欢，女不从。正反复间，忽闻叔婢回，遂出迎接。次日，生乃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之句以示女云：